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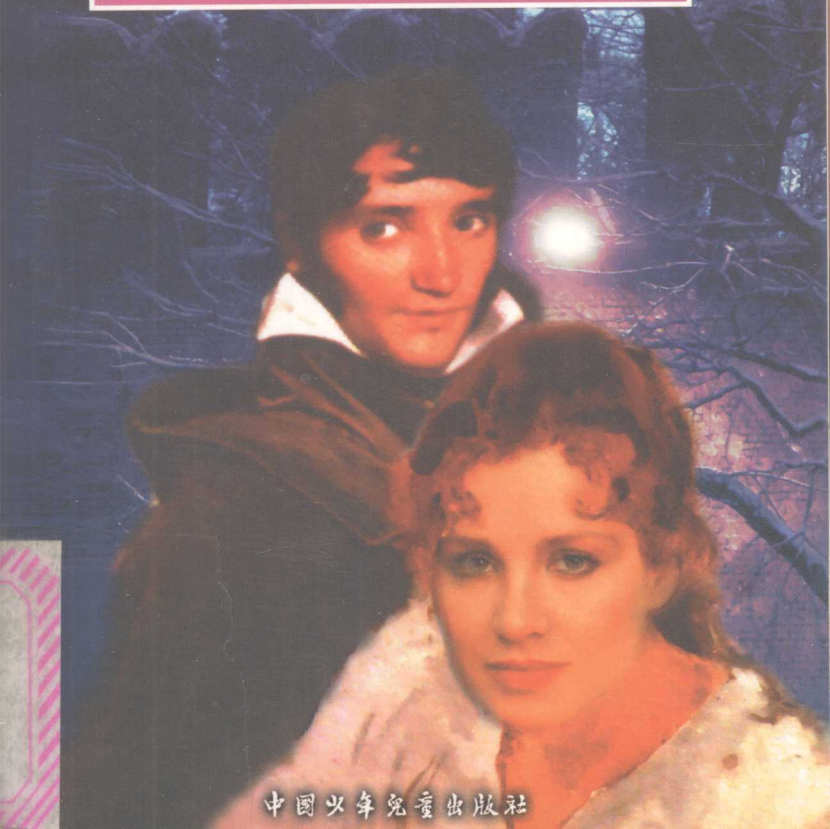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# 谁之罪

[俄] 赫尔岑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# 谁之罪

~~〔俄〕赫尔岑~~

缩编 洪 梅 常 洪 洪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之罪/(俄)赫尔岑著;洪梅缩编、赏析.  
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0.11  
(中外文学作品赏析)  
ISBN 7-5007-5488-4

I. 谁… II. ①赫…②洪… III. 中篇  
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  
第 75778 号

封面设计:简毅 华胤

版式设计:缪惟

责任编辑:常林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## 谁之罪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4.125 印张 印数:15000 册

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07-5488-4/G·4280 定价:4.80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(010)84037667

## 作者简介

赫尔岑 (1812—1870)，出生于俄国莫斯科的贵族地主家庭，从小就博览群书，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。1829年，他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，开始与学友诗人奥加略夫等结社研究社会政治问题，反对沙皇的反动统治，因此1834年被捕，后被放逐到寒冷荒凉的西伯利亚。1840年，他从流放地归来，但立刻又被逮捕，二次放逐。《谁之罪》这部小说即写成于二次放逐期间。在这部小说中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典型。

*Bian Lhe De Hua*

## 编 者 的 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（200 册）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（原著）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

*Shui Zhi Zui*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退役将军和新任教师          | 1  |
| 二、将军的传记              | 6  |
| 三、德米特里·亚科夫列维奇<br>的身世 | 16 |
| 四、庄园生活               | 21 |
| 五、符拉奇米尔·别里托夫         | 39 |
| 六、别里托夫的流浪生涯          | 51 |
| 七、NN 城的社交生活          | 56 |
| 八、一个幸福的家庭            | 61 |
| 九、一门没有成功的亲事          | 68 |
| 十、别里托夫的忧郁症           | 75 |
| 十一、谁之罪               | 85 |
| 十二、被毁灭的幸福和被牺牲<br>的爱情 | 98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谁之罪》(原著)赏析 | 112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

*Shui Zhi Zui*

## 一、退役将军和新任教师

一天傍晚，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正在阳台上打哈欠。他刚睡醒，脑子里还糊里糊涂的，这时，一个仆人走过来禀告道：“刚才老爷睡觉的时候，从莫斯科来了一位先生，就是大夫给请来的教书先生，我已经把他安置下来了，就住在刚被辞掉的那个德国人住的屋子里。他说等您醒来就通报。”

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慢慢地醒过盹来，马上换出一副威武、庄严的脸色：“那就叫他过来吧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一个二十三、四岁的、文弱的、长着淡色头发、面容憔悴的青年出现在门口。他穿着一件紧小的黑色燕尾服，又拘束又慌张。

这时，将军已经坐下了，他微笑着说：“先生，您好！我的大夫非常称赞您；我希望咱们能够相处得很好。”他好像才发现年轻人还站着似的，吹了声口哨，对旁边的仆人说：“华西加！你怎么不给先生拿把椅子来？你这个木头脑袋！”然后他扭过头来接着对年轻人说：“我这个孩子，长得不坏，有点小聪明，我打算叫他进陆军学校。一切就拜托先生了。从前那个德国先生只顾自己喝酒，不太管孩子的功课。我自己也疏忽了。我对您说老实话，我不想让这孩子将来当什么博士、哲学家，可也不想每年白花二千五百卢布的

*Shui Zhi Zui*

学费。您知道,要想进军队,文法、算术都是少不了的……喂,华西加,去把少爷叫来!”

将军说这番话的时候,那个年轻人一直沉默着,脸红红的,手里拧着手帕。等将军说完了,他说道:“既然当了令郎的教师,我就凭着良心和名誉,尽力来教……希望可以不辜负您的……阁下的信任……”

但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将军半路打断了他的话:“我的先生,我只希望您能在闲谈之间引起学生的兴趣,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。你是学校出身么?”

“是的,我是学士。”

“学士是什么?是新的官衔么?”

“是学位。”

“那么,你懂拉丁文么?”

“懂的。”

“这是一种没有什么用处的文字。当然,医生告诉病人他明天就要蹬腿的时候,是不能少了拉丁文的;可它对我们,一点用处也没有。”

这场关于教学的谈话被米夏的到来打断了。这位小少爷今年十三岁了,是个红脸蛋,胖个头儿,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的孩子。因为正是长身体的年龄,上衣已经显小了,包在身上,脸上是一副住在乡间的地主少爷们共有的模样。他的全名是米哈伊洛·亚历克绥维奇,但大家都叫他米夏。



*Shui Zhi Zui*

“这一位是你的新先生，”父亲说。

米夏行了个礼。

“要听先生的话，用功学习。只要对你有好处，我是不怕花钱的。”

年轻人赶紧站起身向米夏回了礼，亲切和善地说，他一定会用心地教他。

“从前我们家住着一个法国女人，孩子跟她学了一些东西，神甫也教过他的书。先生要不要先考他一下？”

年轻老师显得非常局促不安，想了好久，才说：“那我问你个问题——文法是什么？”

米夏挖着鼻孔说：“是俄文文法么？”

“随便什么，就是一般的文法。”

“我还没有学过这个呀。”

“神甫教你的是什么？”父亲严厉地问。

“爸爸，俄文文法我们学到了副动词……”

“好了，你领先生到书房里去看看吧，”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觉得有点累了，“对不起，忘了请教您的尊姓大名了？”

“我叫德米特里·亚科夫列维奇。”教师红着脸回答。

“长途旅行，您一定肚子饿了，先请去用饭吧！”

打发走了年轻人，将军便走到起居室太太那儿去汇报情况。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正躺在柔软的土

*Shui Zhi Zui*

耳其长椅上打盹,被丈夫沉重的脚步声惊醒了。她身上披着一件肥大宽松的长衫,这是她顶喜欢的衣服。因为经过十五年幸福的婚姻生活,她早就发福了。听了丈夫的汇报,她十分满意。一边听,一边喝完了半瓶克瓦斯。

而德米特里·亚科夫列维奇在谒见过将军之后,并不曾放松多少。他带着几分兴奋默默地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,仆人就來请他用饭了。这位学士先生还从来没有和贵妇人一起吃过饭呢。从前,他只在林荫道上见过华服盛装傲气凌人的女人,要不就是在莫斯科戏院舞台上。所有的女人在他看来头上都罩着神光。现在,人家要带他去见将军夫人了;而且除了夫人之外,也许还有别的女子。米夏已经对他说过,自己有一个姐姐。家里还有一位法国女人,还有一位名叫柳波尼加的姑娘也住在一起。一下子要见到这么多女子,他怎么能不紧张呢?德米特里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起居室门口的,他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,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倒了。

“欢迎您。”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说,一面说一面眨着眼睛,忸怩作态。“我们米夏早就该有一位好先生了。我一定要感谢绥敏·伊凡纳契大夫,替我们找来了您这样的好先生。先生,不要客气……请随便坐。”

德米特里诚惶诚恐地端了一把椅子坐下,而且



*Shui Zhi Zui*

还差点坐了个空。坐下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。也许，这屋子里还有其他女人，自己应该先行礼再坐下。可现在已经坐下了，再站起来么？

“我跟你说过，”将军小声地对夫人说，“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害羞。”

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第一眼便中意了这位青年。第一，德米特里那对大碧眼很引起她的兴趣；第二，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除了丈夫、仆人、车夫、老医师之外，很少看见别的男子，特别是年轻的懂得风趣的男子，但她从来又擅长做这样的幻想；第三，凡是中年妇人一看见青年男子，总是有点动心的，正如男子一看见姑娘就会动心一样。这是一种近似同情的母性的感情——把一个不懂世故、无依无靠的人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。

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亲自把茶杯移到德米特里面前，德米特里一口喝下去，烫痛了舌头和上颚，但他及时忍住了疼痛，并且慢慢地镇静下来，开始观察起居室里的人来。

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坐在沙发上，她面前的桌子上立着一把印度纪念塔式的大茶壶。将军坐在夫人对面的一把祖传靠背椅上。椅子后面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正鬼头鬼脑地从父亲背后偷偷望着先生。米夏也坐在餐桌旁，面前放着一钵子酸牛奶和一大块黑面包。一只长毛猎狗从精美的桌布下面探

*Shui Zhi Zui*

出头来，一双浮肿的双眼也瞪住了新来的学士先生。窗边的一把靠背椅上坐着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子，神色和气，正在编织一双毛线袜。德米特里知道这就是那个法国女人。门口站着一个仆人，正在给将军装烟斗。他旁边，有一个女仆正在侍候老爷太太吃茶点。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，不过这人正伏在绣花架子上，德米特里没看清，猜想该是那个被好心的将军收养的姑娘柳波尼加。

就这样，这个穷苦的青年德米特里走进了富有的地主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的家中。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姻缘。假使不碰在一起，双方都可以永远相安无事，但现在，一切都变化了。德米特里的到来，如同一只小鸟飞进了笼子。这个笼子对于一位完全不知世故的小鸟，不能不发生一种影响。

在这里，我们暂且停一下笔，回头来讲讲几位主人公过去的经历吧。

## 二、将军的传记

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·纳格洛夫，是一位得过勋章的退役将军，一位又胖又高的人。他自从长牙以来没有害过一次病。至于他的养生之道，很简单，就是从来不用脑过度而妨碍消化。他虽然性子急躁，说话粗鲁，处事冷酷无情，但本性上却不是一个

*Shui Zhi Zui*

凶恶的人。

他从大自然和住在姐姐家的法国女子那儿受了教育,从娇惯儿女的母亲那里得到金钱,在青年时代颇过了一些荒唐的生活。爹妈在他十四岁时就把他送进了骑兵联队,等到上校的肩章钉上肩头的时候,他对军队生活已经开始厌倦,等到又晋升为少将之后,他就坚决地退役了。这位退役将军开始在莫斯科过起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空虚无聊的日子。他乘着马车走亲串友,打牌,看戏,跳舞,还有一段日子迷上了养马……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,纳格洛夫又感到无聊了,便决定到乡间去管理领地。

他的经营方法很简单,就是每天大骂执事和管理人,然后背起猎枪去打野兔。执事和管理人虽然挨了不少骂,但对这位老爷的行径基本上还很满意。至于农民的意见,就知道了。

这么着又过了两个月,老爷屋子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个美丽姑娘的身影,起初眼里含着泪水,后来就没有了,碧蓝的眼睛显得越发动人。一向吝啬木料的将军老爷,居然同意叶美利加·巴尔巴西砍几根木头去修理破烂的农舍。这一点让姑娘觉得非常高兴,她心地太单纯了,想到父亲从此可以住新房子,总也是个收获。但没有人知道将军是怎样把这碧眼姑娘弄到手的,他们是怎样碰在一起的,反正不是麻烦事。

*Shui Zhi Zui*

虽然如此，纳格洛夫对乡下的生活还是厌倦起来了，于是他又打算回莫斯科去。这一回，他的行李加多了：碧眼美人，奶妈和吃奶的孩子，他们共坐一辆特别的四轮马车。一到莫斯科，他把她们安顿在面對院子的屋子里。这时候的将军很喜欢婴儿，也喜爱他的碧眼美人——他叫她杜涅。这期间，奶妈的奶坏了，他就养了一只羊代替奶妈，每天亲自拿黑面包给它吃，抚摸它。这是亚历克绥·亚勃拉摩维奇情意缠绵的时代。

将军的生活方式，跟初到莫斯科的时候一样，这样又过了约摸两年，但是不能再过下去了。一个人没有一定的工作，总是耐不住的。动物认为它的整个工作就是生存，而人只有在得到工作的机会时，才认为生活是有意义的。

纳格洛夫开始倍觉生活的无聊，对仆人们越来越严厉，对碧眼美人越来越冷淡。但有一天，他回到家里来，样子是从来没有过的高兴。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了好半天，突然像下定决心的样子，停了下来，吹了一声口哨，躺在旁边屋子里的仆人听见口哨声吃惊地跳了起来。将军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痛骂他，而是说：“你去对米加西说，明天一早到德国马车匠那里去，带马车匠八点钟来见我。不得有误。”第二天，德国马车匠准时来了，十点钟的时候，已经一切都谈妥了。将军要订做一辆四人座的厢式马车，要深褐色

*Shui Zhi Zui*

的车身，饰上金色纹章，铺大红呢的座席，还装一个三叠式的正式的车夫座。

订做马车，不消说是表示将军已有了结婚的意思。不多久，这意思表现得更明白了。有一天，将军把执事叫来，跟他谈了很久，说十分感谢他忠实的服侍，因此想给他适当的赏赐。执事不知老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诚惶诚恐地躬身，说：“是我们应该感谢老爷的，老爷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是老爷的儿女呀！”这时，纳格洛夫单刀直入地对执事说——他要把杜涅赏给执事做媳妇。这执事是个心眼机灵的聪明人，这意外的恩宠虽然让他大吃一惊，但他很快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利害得失，接受了老爷的恩典。倒是杜涅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听说要让她嫁人，吓得哭起来了。但哭过之后还是不得不按将军的意思办了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两个人举行了婚礼。新婚的第二天早上，新婚夫妇捧着点心给将军请安，纳格洛夫很高兴，给了他们一百卢布的赏钱。

对执事来说，这是件喜事，娶这么一位漂亮的太太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。但对可怜的杜涅来说，这却是悲苦的日子。她对自己不得不屈为女仆的命运没有任何反抗，她是个懦弱顺从的女子，无论受了怎样的侮辱都不会生气。但有一件事情她无法忍受，就是纳格洛夫对孩子也厌倦了，很残忍地对待她，孩子将和母亲一起搬到仆人住的房子里。为此，杜涅和纳格

*Shui Zhi Zui*

洛夫吵了起来，纳格洛夫好像也感到自己的亏心，胡乱骂了她一通，摔上门走了。杜涅只有跪在圣像前哭泣，她抓着女儿的小手划了个十字：“圣母啊，保佑这个无罪的孩子吧……这孩子在你的眼前，到底犯过什么罪呢？”

那位被纳格洛夫挑中的幸运女郎是谁呢？

在莫斯科，住着人类中的一种特别种族，就是中等贵族。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，和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内心的痛恨。在这样的贵族公馆中，住着一位名叫玛芙拉·伊林契娜的伯爵小姐。她曾经是莫斯科社交界的一位出色美人儿，倾倒过不少男人。但是她生性冷淡，而且以自己的美貌傲人，一次次拒绝人家的求婚，等着理想的意中人。这期间，她父亲死了，兄弟又花光了全部家产。当伯爵小姐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情况时，已经快到三十岁了。没有了财产，又没有了青春，她开始急着出嫁，但经过几次大胆的尝试，始终没有成功。于是，她慢慢成了一位被社交界遗弃的老小姐，她的毒舌和难堪的傲慢，渐渐使人们和她疏远了。而她那个把家产花光了的伯爵兄弟，为了恢复身分地位，实行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勇敢的行动——跟一位商人的女儿结了婚。整整四年中间，他每天责备妻子出身卑微，但并不妨碍他把妻子的陪嫁一个戈比也不剩地全部花光。结果，他醉死之后一年，妻子也跟着死了，身后留下一个不